

贺《夜光杯》七十寿辰

◎ 宗 璞

《夜光杯》版面虽小，却有着自己的光彩。《夜光杯》篇幅不大，却有自己的内容。七十年来，杯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，给读者添逸兴、广见闻，成为新民晚报一个不可缺的部分。我想，它会越来越有光彩。◆

岁月不老（打油诗）

◎ 冯骥才

岁月不老报常新，辛苦几代办报人，
七十寿庆饮红酒，还须高举夜光樽。◆

庆祝《夜光杯》七秩诞辰致编辑

◎ 陈思和

弥天大闇夜光杯，载得葡萄美酒归。
七十春秋风雨路，万千拥趸夕阳晖。
市民故事传文脉，闲话古今忆入微。
同学少年挥手去，君编我写续章回。◆



《夜光杯》七十年十韵

◎ 肖复兴

苍茫年七十，浩荡路三千。纸上风卷雪，梦中云湿烟。旗开最寒夜，花放更明天。秋影湖月暖，夜光杯酒鲜。良心凝咫尺，锦字动联翩。本草医尘事，离骚读世贤。深耕鸭嘴锄，细理鹤琴弦。山定当由石，冰清必是泉。黄庭前辈写，青简后人编。远水非无浪，相期万里船。◆

为《夜光杯》开过的两个专栏

◎ 吴泰昌

我和《夜光杯》副刊的交往时间不短。先是读者，我很爱看这个副刊。之后，又兼作者，偶尔写点。写得较多是在新世纪之始的那几年。除零散之作，我为《夜光杯》开过两个专栏。2005 年开了“旧札新谈”专栏，所写的前辈师长给我的信内容厚实，富有哲理启示，如曹禺在信中说“人总是怕朋友忘记”，钱锺书在信中谓“现实社会里的事都是些缺陷的”。◆

另一个是 2011 年开的“辛亥文谈”专栏，这个专栏的开设颇有点故事性。2011 年是辛亥革命百年，《夜光杯》副刊部主任刘芳在 2010 年冬天就约我明年为他们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专栏。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，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曾约我写过一周的“辛亥文谈”专栏，每篇千字。我根据平日阅读所累积的一些较可靠的有点情趣、有点感触的资料写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和文人的一些文事，不是写全面的系统的人和事。这个一周的专栏，有点影响，柯灵老建议我继续这样写下去，可以出本书，书名就叫《辛亥文谈》，并主动提出为我作序，1982 年 2 月写好了序并公开发表了，而我的“继续”没有下文了，对柯灵老的期望长久抱憾。由于有这点缘由，我痛快地答应了《夜光杯》的约请。专栏从 2011 年 2 月开始，约一周一篇。专栏启动不久，就收到不少友人鼓励的电话、短信。上海文艺出版社动手快，现任副社长谢锦来京详细询问了我“辛亥文谈”的后续情况，当场和社长陈微联系，决定由他们社出书，十月按时出了书。这也就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。◆

祝 贺

我为什么喜欢《夜光杯》？

◎ 王 蒙

和，没有戾气，只有和气；没有高调，只有常温；没有看不懂的新词怪词，只有平常话；没有故意较劲，只有随遇而安与自由处置；没有作秀作态，只有凡人生活日常。没有与人为恶，只有与人为善。

例如一年年的盘点，投给别的报也许被说成自吹自擂，说成是自我纪念，但是新民晚报的《夜光杯》副刊上的稿子不会引起这种令人反感的效果。例如旧体诗，发到别处还会有人得出王某技穷乃至终于老气横秋的观感，但在新民晚报上不会，我甚至于觉得不会写中华传统文体诗词的人似乎不应该给《夜光杯》写稿，虽然我不太讲究唐人的“平水韵”而多半是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的韵脚办事。

这是因为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和百姓在一起，和柴米油盐在一起，和老少文人在一起，不狂也不狷，不牛也不熊，不趋时也不拔高，不自恋也不自怨他怨，不炒作也不招惹是非，不钻营也不表白做态，它的大众化里有用不着废话的高雅，它的与世无争里有用不着声明的真诚，还有显然发到这儿的稿子，除了获得不菲的稿酬外，根本起不到稿子以外的自我经营作用。

想想这个《夜光杯》已经亮了七十年，还会继续亮下去，我觉得气顺了些，血压正常了些，空气里的 pm2.5 也减少了些。◆

譬如吴冠中，譬如季羨林

◎ 陈祖芬

一身，吸引各色人等？我想起常在夜光杯疾书的吴冠中先生，想到现在他那个世界里，一定有那么多的人在为 70 岁的《夜光杯》点赞。又想到季羨林先生。有一次我和梦溪在他病房时，来了一个电话。他告诉我们是《夜光杯》的贺小钢约稿，他答应了给她写一千字。

这位贺小钢我只在一个会上见过一次，讲过比一句多一点的话。只记得那俏小身影和那条紫红格子裙，小精灵似的，但就是老编辑的传统。她对作者，不动文字只给建议，浓缩了上海人的优点：聪灵、辛勤、诚信。怪不得我尊崇的前辈们偏爱小精灵的魔杖，譬如吴冠中，譬如季羨林。◆

贺《夜光杯》创刊 70 周年

◎ 蒋子丹

《夜光杯》的魅力在于它非但不会因环境的黯淡而收敛光芒，甚或刚好相反。用夜光杯痛饮文化的琼汁玉液，当是人生最为奢华的精神盛宴。回想与《夜光杯》交集的年年月月，会有无数光影的碎片扑面而来，构成记忆中挥之不去珍贵画面，长存心中。◆

触摸尘世的小窗口

◎ 王小鹰

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老上海市民的老习惯，吃饱饭夜，晚报一张。

新民晚报有些版面上的讯息在其他报刊上也能看到，但《夜光杯》是独有的。

《夜光杯》上的作者不问出处，各色人等俱可笔谈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点滴感悟。文章样式不拘一格，且篇幅短小，便于人们在纷繁忙乱的日子里利用些许空闲去浏览阅读，时而感同身受，时而醍醐灌顶，时而会心一笑，如同细雨润物无声无息。像我这类不碰电脑，没有微信的“槛外人”，《夜光杯》是我了解当下的可靠途径之一，是我触摸尘世的一扇小窗口。

《夜光杯》上有些专栏我是长期跟踪阅读的。譬如白子超的“论语新读”和钱宁的“孔门思想实验”，世间对《论语》的解读不计其数，这两位别有洞天，常让人有意外欣喜。

秦文君的女儿戴紫袅，青春少女就在《夜光杯》上连续发表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。这个聪慧的小姑娘少小时就曾为她母亲的书画插图，后来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金融博士，后来又出版了描写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我惊愕她对《红楼梦》有如此深入而独特的见解，譬如向来都把王熙凤看作是泼辣贪婪狠毒的女人，戴紫袅却解析出一位“慈母王熙凤”。

刘伟馨的“读碟”，介绍和点评的都是世界各国杰出影片，读罢如同去电影院过了一把瘾。

另外还有潘向黎的“看诗不分明”，徐梦嘉的“梦笔寻踪”，陈鹏举的“鲈乡笔记”，钟菡的“寻琴记”，米舒的“壶中书影”，陈茗屋的“读印杂记”，以及戴逸如图文俱佳的“牛博士”等等。

前日在《夜光杯》读到王勉记程十发的“大师轶事”，引起我温暖的回忆。程先生曾为我父亲的诗集《奔腾的马蹄》画封面和插图。有一年，程先生为我家五姐妹画生肖，因我属猪，程先生笑道：猪画出来不雅，我给你画头鹿吧。我曾写过一篇短文，“程先生让我属‘鹿’”，好像是发在《夜光杯》上的，天长日久，记不清了。◆

美酒满杯 琵琶不催

◎ 潘向黎

在所有的报纸副刊里，《夜光杯》与我，感情最长久也最特别，那是一种互为“亲友团”的感情。我对《夜光杯》，情比金坚，召之即来；《夜光杯》对我，不离不弃，默默呵护。多少次，我挥汗如雨地种出我的小葡萄，然后用于我的手势“古法”酿酒，常常只收获几滴葡萄酒，然后小心地将之注入流光溢彩的《夜光杯》，暗自祈祷：但愿这几滴的味道还过得去。

1996 年我在《夜光杯》第一次露面，转眼二十年了。这二十年里，有许多事不能忘怀。

比如：《夜光杯》六十年庆典，评选“六十位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”，当选者多为文坛宿将，各路俊彦，承蒙读者抬爱，我竟也忝列其中。写作者得到如此肯定，如炎热沙漠中跋涉的人遇清泉和爽风，那种感激，岂可言传？

又如：2004 年开始，我先后在《夜光杯》写了“茶可道”与“看诗不分明”两个专栏，自知才疏学浅，每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，总是拉开写论文的阵仗，要摊一房间的书和卡片，每一篇都要改二到五遍，交稿前往往还想再改一遍，可已经像病中补雀金裘的晴雯一样，“再也不能了！”《茶可道》《看诗不分明》后来一齐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，出版后多次登上北京、上海的书店排行榜，在台湾、香港的书店中也可见到，这是上天赐予笨拙而偏执的写作者的安慰，也是《夜光杯》与她的读者们给我带来的福气。

祝愿《夜光杯》，长沐惠风，频照秋水，美酒满杯，琵琶不催。◆

华彩熠熠《夜光杯》

◎ 金圣华

这份历史悠久的家乡名报发生联系。生为上海人，对当地的文化事业与文学动向，自然时刻系之念之，而《夜光杯》雅俗共赏，贴近时代的丰富内容，正好是了解当前文化内涵的最佳媒介。

自从几年前开始，陆续在《夜光杯》宝



上海新民晚报的《夜光杯》，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，可说是由来最久的综合性文艺副刊。自从 1946 年创刊以来，历经风雨，迭逢变迁，而始终屹立不倒，初心不变，如今虽已届七十遐龄，而仍然清晖皎皎，澄澈照人，难怪季羨林曾经称许道：“以报格而言，我认为《夜光杯》应该是‘头名状元’”。

能够跟《夜光杯》结缘，由于好友李景端的一线相牵，使身在海外的我，可以跟

贵的园地上发表作品，描述大才女林文月和大美人林青霞相会的《双林会》，以及回顾父亲摄制电影《孔夫子》的等文章。想当年《夜光杯》名作如林，茅盾、老舍、叶圣陶等都曾刊文章，如今拙文能够在同一园地刊载，就好比跟先贤前辈进入同一名校就读，幸能继承传统，发扬校誉，而深感与有荣焉。此外，借助《夜光杯》与国内读者相见，结缘，更是值得珍惜。以此谨贺《夜光杯》熠熠生辉，熠熠耀采！◆